

我所認識的宋慶齡

楊樹人

初見她的新婚照片

我最早看到與宋慶齡女士有關的文件，是她的新婚照片。民國十三年，國父孫中山先生應段祺瑞的邀請，北上商議解決國是的善後辦法，先過日本作大亞細亞講演。某雜誌刊登孫先生的行踪，及其新婚照片，（好像是在舟中所攝？）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宋女士的面容。我的印象是端莊嫺美，此外別無所知。在北伐稍後，便聞說她的思想頗有與其兄弟姊妹不同的處在。甚至某一學界名人橫死，亦有謠言，說與她有關。那也只是止於謠言而已，至今亦無確據。

等到十八年夏我到了莫斯科，聽使館同仁說，宋女士不時往返於中國與莫斯科之間。在莫斯科時，或住蘇聯招待外賓的飯店，或住別處，行踪相當秘密。與中國大使館同仁鮮有往還，但確實接受加拉罕的款待和鮑羅廷的照應。加拉罕曾任駐華大使，當時出任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主管亞洲事務；鮑氏則在廣州時期，經常與國父和宋女士見面。款待及照應，乃屬平常之事。其他一切缺乏證據的謠言，不可置信。

十九年我被調派在柏林服務以後，不久便知道，宋女士已由莫斯科前來柏林暫住。行踪雖然和莫斯科一樣的保密，但是德國畢竟是屬於自由世界，而且中國公使館也不能不知道此事，雖說只有二三同仁所知較多。而筆者隨後竟有幸親

自和她見過一面，那也是今生僅有的一面了。

柏林蔣公使的照護

原來宋女士到達柏林以後，中樞經過宋家得知其事，蔣委員長密電我駐德蔣公使雨岩將軍，妥為照護。

蔣公使隨即先行親自獨訪，因宋女士外出未遇，只向女房東留言轉告。那次訪問，還有一則小小的故事。蔣公使在十八年到任時，發現使館房屋年久失修，又無汽車，有碍國體。於是先大興土木，館舍煥然一新。又訂做大型汽車，是Ford 八缸構造，原係與登堡總統座車的專門設計圖樣，蔣公使照樣訂製一輛。車身高大，以與登堡元帥兩公尺的雄偉身體，都可以從容入座。蔣公使採用深紫紅色，莊嚴而又醒目，外交團裏傳為佳話。連英美大使的座車，都相形見绌。宋女士住在柏林東北區，賃屋一間寄住。那是有名的「紅區」，即是左傾工人住區，共產黨勢力特大。但是像樣的住宅區則在西區。依理，宋女士本人以及宋府親人的經濟環境，絕不至不能供應，何以要如此刻苦（據說自己洗衣作家務），或另有隱情，則非局外人所能懸揣了。

那一天，蔣公使的華貴大轎車進入了那一區蜿蜒曲折的小衚衕，的確不易。但是老司機費克斯 (Fuchs) 技術不凡，而且愛車如命，甚至生病仍然扶病服務，不任他人代庖。是日安然駛進

陋巷，儘可能的停在宋女士的賃居旁邊。女房東大吃一驚，不知何等貴人光臨。經過蔣公使留字以後，她不識華文，依然不知是中國公使。等宋女士回寓，大為興奮的說：「方才，有貴國同胞乘華貴汽車來訪！真不相信，你有這樣的富豪朋友哪！」言下大有不勝羨慕之意。這是事後宋女士親自告訴蔣公使的。

據我們所知道，此後蔣公使曾續有訪問之事，可能見面以後，有了較好的聯絡，不致彼此錯過。至於談話的內容，則鮮有外人知道。

公使館前奉命迎迓

大約就在那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公使悄悄的對我說，當晚六時以前，在大門口迎候孫夫人。我一面懷着高興的心理，以為可以親瞻風采；一面也秉着戒慎恐懼的情緒，希望不要發生尷尬的事端，點頭遵命。

為使看官了解地理環境起見，我必須略述使館房屋的大概情形。據說早在清末，中國大使館是從一位德國侯爵家買來的華麗別墅，位於柏林萬牲園（其實就是最大的中心公園）內的西菩萊 (Spree) 河上，風景絕佳，而且去首相府、外交部及各國使館亦近。當年外交禮節習慣，每週或至少每兩週，指定一日下午，由使節夫人出面在官邸招待外交團賓客，一次通知以後，不須再另為邀請。中國使館的點食精美，到時整團

士女，紛至沓來，飽啖而去。某任中國欽差頗以為煩，竟然售去舊館，另在西郊森林中新闢之選侯大道 (Kurfirstendanan) 購一四層建築遷居。該處後來逐漸又發展為柏林最熱鬧區域之一。房屋原不甚合於使館之用，臨街前有鐵柵，有地下室一層，半在地下，半在地上。鐵柵內五公尺左右登上階台，大門左側地下室的最前端即係司閣應門的所在。大門後面半截扶梯以上即係一樓，德國習慣稱為「高台」，不稱一樓，全層為辦公室。二樓前半為招待外賓的大小客廳四間，後半經過走道及廚房為一部分同仁宿舍。三樓前半為公使辦公室、私人會客室及餐廳，後半為宿舍。四樓亦為全仁宿舍。

我與司閣約好，公使座車接客一到，立即開門，我則立在門後迎接。柏林秋季天氣早昏，六時已開燈火，尤其門內，光線不足。孫夫人是日着深色西服，頭戴柏林流行的潤邊黑呢女帽，半個面龐掩在帽緣之下。我行禮迎接時，她說：「我是來看蔣先生的！」我報告，我是奉命迎候的。隨即引導登樓。三樓連地下共須爬上六節半樓梯，我慢慢的前引，似乎也未發覺孫夫人有累乏的表示。我輕敲公使客室，報告客到，立刻掩門而退，趕去大學上夜課。

那晚公使請夫人便飯。廚司是有名北平烹調能手，曾隨胡世澤大使的尊人胡惟德欽差大人到過莫斯科及歐洲各地。蔣公使上任以前由胡公子薦用，國內過柏林的賓客都以作蔣公使座上客為榮，在海外可以大快朵頤一番。我想孫夫人，亦必欣賞美肴。至於所談何事則不知矣。

孫夫人遺失珠寶案

好像是第二年的春天，使館秘書譚葆端先生密告，宋女士的一小手箱的首飾，不翼而飛，其中有一串心愛的珍珠項鍊。他正經手此案，向德國外交部洽請協助。據宋女士說，她新遷寓所的女房東，嫌疑最大。德外部認為她來德國，並非外交簽證，但以中德邦交友善，以及孫夫人的地位，自當幫忙。不過德國民主法治，辦案需要證據，而且檢查必需保密，萬不能打草驚蛇。

德國的偵探機構，暗地布下天羅地網，將新房東及其親友，全部置於秘密監視之下，經過三個月，全然無功，但亦證明，與房東無涉。於是改變方針，密查孫夫人舊寓附近的計程車停車站的各司機。德國當時規則，在各處分別指定計程車停車地點，各車有經常停留處在。發現其中有一車的司機，工作時間不甚規則，而且生活頗為奢侈。經過縮小範圍偵察，一舉查獲，供出真情，並分頭取出贖物。

原來孫夫人遷居時，小手箱親自攜帶上車，下車時匆忙，只顧照應行李，而忘却取出小箱。司機當時不覺，事後竟起了貪心。德國外交部把這件事原委告訴了譚秘書，仍然鴉雀無聲的由警察局在報紙登一失物招領小啓事，表面佯作不知失主為誰，實際請使館派人去認領。譚秘書陪同孫夫人認領時，警局還請孫夫人說明損失物品、名稱、數量、特點等等，然後取出最重要的那串珠鍊，請孫夫人清點珠數是否相符。經過夫人查明無誤，發還原物了案。司機貪財一節則另由警局依法處理。那次使館自公使以下全體同仁，無

不欽佩德國的法治精神與警察效率。次年春初，蔣公使回國，好像孫夫人在此前後也離開了德國，我個人不再聽說有關她的事端。

幾點感想一些喟歎

在抗戰期間，宋慶齡女士曾在陪都重慶，參加抗戰工作，在大陸淪陷時，如何未能即時撤退，以及因何留戀不去，則不得而知。

她生前不會再記得四十幾年前有一年輕人在駐德使館大門前奉命恭候的事，而在我則不會忘却。儘管我不能了解她的政治主張和看法，我總同情她在 國父去世後淒涼的環境；甚至在第一次看到她結婚照片時即有此預感。我們尊敬國父，更不能過於苛責他遺留下來的夫人。也許她以為留在大陸或可在大陸多保存一點三民主義，或者對於中山陵的維護，能稍盡棉薄。果真如此，縱然想法過於天真，我們對於這位老病去世的貴婦人，也不妨稍為放寬尺碼了。

前些年 蔣總統介公夫人曾發表長文，述及當年鮑羅廷向宋府全家游說，陰圖洗腦的情形。看來目的並未達到。就是孫夫人也很難說究竟受了多大的影響。因為人類的思想是極其複雜，非人為所能左右的。惟有他本人最後能完全自由發表時，才能有定論。對孫夫人來說，這個機會是永遠沒有了。

只不知當年那串失而復得的珠鍊，是否依然完整無缺？宋女士逝世後，又落在什麼人的手裏？大陸正在魔鬼羣飛，陷於萬分混亂的情況，這位為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喜愛的女士去世了，希望她的靈魂安息。